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绝望者日记

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德] 弗里德里希·莱克 (Friedrich Reck) - 著



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大巨变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新华出版社

绝望者日记

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德] 弗里德里希·莱克 著 何卫宁 译

Friedrich Reck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望者日记 : 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 (德) 莱克著 ; 何卫宁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15. 10

书名原文 :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ISBN 978-7-5166-2114-1

I . ①绝… II . ①莱… ②何… III . ①日记 - 作品集 - 德国 - 现代

②德意志第三帝国 - 史料 IV . ① I516.65 ②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017 号

DIARY OF A MAN IN DESPAIR by Friedrich Reck

Copyright©1966 by Henry Goverts Verlag GmbH, Stuttgar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作 者：[德] 弗里德里希·莱克 译 者：何卫宁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江文军

责任印制：廖成华

选题策划：黄绪国

责任校对：刘保利

装帧设计：后声 HOPESOUND
Pankouyugu@163.com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照 排：后声 HOPESOUND
Pankouyugu@163.com

印 刷：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45×210mm 1/32

印 张：8.25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一版

字 数：170 千字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114-1

定 价：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联系：010-63077101

目录 | CONTENTS

1936 年 5 月	斯宾格勒死了	001
1936 年 7 月	兴登堡的迂腐	006
1936 年 8 月 11 日	希特勒印象	011
1937 年 5 月	喧哗与躁动的柏林	022
1937 年 9 月 9 日	理性与自由的终结	036
1937 年 9 月 9 日	纳粹“革命分子”	046
1938 年 3 月 20 日	奥地利，绥靖与冷漠	052
1938 年 7 月	财产危机	058
1938 年 9 月	近乎穴居的大众生活	062
1938 年 12 月	被忘却的伤害	068

1939 年 4 月	希特勒生日前夕	072
1939 年 8 月	在大战的门槛边	083
1939 年 9 月 20 日	纳粹正在征服世界	088
1939 年 9 月 22 日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来信	091
1939 年 11 月	拜访弗兰肯斯坦	099
1940 年 1 月	纳粹德国的女人	105
1940 年 10 月	病入膏肓的国家主义	109
1940 年 11 月 9 日	慕尼黑的怪异	122
1941 年 6 月	俄罗斯人与信心的限度	126
1941 年 9 月	德皇的不完美	133

1941 年 9 月	超越历史的日常生活	146
1942 年 1 月	愚钝的理想	151
1942 年 2 月	国家主义者的历史观	160
1942 年 3 月 11 日	德国人的雷鸣	163
1942 年 5 月	布满危险的城市	165
1942 年 6 月	异常陌生的旧世界	170
1942 年 10 月 30 日	艰难的蜕变	174
1943 年 2 月	纳粹被推到了墙上	182
1943 年 3 月	断头台来帮忙	190
1943 年 8 月	“坏德国人”与新德国	198
1943 年 8 月 20 日	技术制造的灵魂真空	203

1944 年 7 月 2 日	另一种愚蠢	208
1944 年 7 月 18 日	烧焦的大地	212
1944 年 7 月 20 日	指挥大师的嗜好	215
1944 年 7 月 21 日	背叛希特勒	216
1944 年 8 月 16 日	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220
1944 年 10 月 9 日	德国正在变成一座垃圾堆	222
1944 年 10 月	将命运交付刽子手	228
1944 年 10 月 14 日	绝望地阅读	235
后 记 (Richard J. Evans)		245

1936年5月

斯宾格勒死了

斯宾格勒死了（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他的死，就跟古代皇帝的死一样，要仆人陪葬。几天后，阿伯斯（Albers）也跟着死了。阿伯斯在出版社负责为斯宾格勒出书。阿伯斯的死法很恐怖，他跳到了一列开往施塔恩贝格（Starnberg）的火车的轮下，尸体留在铁轨上，大腿被碾断了。

就在几周前，我和斯宾格勒在慕尼黑的拜尔大街（Bayerstrasse）见了最后一面。像往常一样，他穿着昂贵的斜纹软呢西服。像往常一样，他表情严肃，满嘴气话。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预言，这反映出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他的报复欲。跟他聊天颇有收获。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当时是阿伯斯把他带到我

家里来的。一辆小马车把他从火车站接来，那辆马车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是为他设计的。他的体型十分庞大，又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就更显得庞大了。他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稳定：低沉的声音；穿着斜纹软呢西装——他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穿衣习惯；晚餐的胃口极大；夜里睡觉打呼噜，声音惊人地大，就好像锯木头一样。那天晚上，住在我位于基姆高（Chiemgau）乡下别墅的还有几位客人，他们被吓得一夜没睡好。

他在这个时期不是很成功，还没有彻底投奔大财团——他直到投奔了大财团后命运才有所改变。此时，他仍然能过愉快闲散的生活，有时甚至在别人的劝诱下，敢于放下尊严去河里游泳。当然，后来就无法想象他敢在种地的农民面前，穿着游泳衣，气喘吁吁地像个河神一样爬上岸。

他是最奇怪的混合物，身上既拥有真正伟大的人性，也有或大或小的缺点。现在回想起来，我离开他，是害怕他日后伤害到我。他是个喜欢独自吃饭的人——在大吃大喝中，眼睛里仍然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有件事回忆起来很有意思。当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几周时间了，他来找我和阿伯斯一起吃一顿轻便的晚餐，那时惹客人生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整个晚餐时间，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一边吃饭，吃掉了整整一只鹅，没让别人尝一口。

他喜欢大吃大喝（费用由支持他的工业大亨们负担）不是他唯一的趣闻。在他成名前，我俩见过一面，他要求我不要去他

住的地方（我记得是在慕尼黑的阿哥尼大街）。他解释说自己的住处太小，而且他很想让我去看看他在附近的书房，那里有丰富的藏书。

到了1926年，他获得了一些重工业巨头的赏识，把家搬到了伊萨河畔瓦登梅尔大街上的一套豪宅中。他邀请我去看他家里的几个大房间。他让我看他的地毯和绘画，甚至让我看他的床——这张床很值得一看，因为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棺材。当我提出还然想看他的书房时，他显得有点惊慌。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我看了。我发现他的书房很小，书房里有一个胡桃木的书架，书架上除了有一排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印制的书和几本侦探小说之外，还有一些公认的“色情书籍”。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极度缺少幽默感的人，而且别人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他最憎恶骗子；尽管他那部《西方的没落》推演出了许多宏大的结论，但他始终不去更正自己书中的错误。比如，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圣彼得堡成名了，而不是在莫斯科。魏玛共和国的伯恩哈德公爵（Duke Bernhard）死的时候，华伦斯坦（Wallenstein，1618—1648，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还没有遇刺。他有几个重要结论是建立在这些错误之上的。谁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悲哀的是没有人敢告诉斯宾格勒！

我记得在我家里曾发生过很好玩的一幕。他有个习惯，吃完了晚饭就抓住在场的人，用盘问的方式硬让他们听他说教。他有

一位听众，刚从非洲回来，患了疟疾，坐在扶手椅子上边听讲边睡着了，且呼噜声特别响，但每次那个主讲的大人物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却总能醒过来，而且能非常自如地立即回答问题，所用的词汇竟然是斯宾格勒常用的。这件事本来可以逗他一乐，但他却感到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后来也不理人家了。

再重申一遍，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幽默感的人；在这方面，只有希特勒先生和纳粹党羽能超过他。希特勒之流，卑鄙得要死，从骨子里就缺乏幽默感，在公众场合的表现极为沉闷单调，在他们统治下的四年里，生活简直像死尸一样僵硬，我们快要被憋死了。然而，如果你认为我回忆了斯宾格勒的这么多缺点是为了贬低他，那就错了。我既不必提及他研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独立工作，也不必提及他对整整一代人做出的前瞻性预言。无论谁见到他，都能看出他出众的才气，即使是临时发言，他的才气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还代表了人类所能接受的最高教养；他一副沉着镇定的样子，这副样子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的那些表现淡泊主义的雕塑中才能看到。

我不知他是否真地预言了这个世界将会出现非理性的潮流，但这股潮流确实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的没落”，其实真正没落的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这 400 年来所创造的世界。然而，在他追求自己的学问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对重工业寡头的依赖，而这依赖已经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是他命中注定的。我至少有一点不如他，我不知道如何把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22 年出版的《衰落》第二卷中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基督

世界的预见力，与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技术治国的理念混合在一起。他是个悲剧，虽然有极高的智慧，要我说就是那种喜欢恶作剧的老师的坏智慧，但他的智慧让他不相信众神，且更加不相信上帝。大约在 1926 年的时候，他的信徒开始离他而去，因为他与当代的德国同流合污——不是纳粹，没有人比他更恨纳粹，无论是躺下，或梦中，或醒来，他都在恨纳粹——而是鲁尔那边的军队商人，这些人在帝国垮台后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很高兴满足斯宾格勒对生活格调的追求，他的生活格调，虽然有一部分贵族的成分，但不知何故也包含了享乐主义的成分。他的早期工作所表现出的不断上升中的思维力，在他的饭桌上堆满了工业寡头提供给他的法国勃艮第产的佳酿后就突然消失了——我说的不是圣安东尼，而是蒂森（Thyssen，钢铁寡头）和霍希（Hosch，汽车寡头）。

所以，斯宾格勒是被自己的享乐主义倾向给欺骗了，被美味的佐料给欺骗了，被他姐姐的厨艺给欺骗了（他姐姐为他把持家务）。给纳粹编辑报纸的人，过去是有特殊经历的小学教师，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尉，这些军人在战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纳粹的这些编辑们都兴高采烈地认为斯宾格勒转变为跟他们有一样的思想了；他们还认为剩下的反对派人士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转变。斯宾格勒的《决胜的年代》有两部，第一部使他成了一名殉教者，他的第二部目前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地下室，正在等着复苏的时刻，我们都盼望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1936年7月

兴登堡的迁腐

慕尼黑，这座被普鲁士人占领且让人感到陌生的城市，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交通部长埃塞尔先生，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应该被称为放荡交通部长。埃塞尔与一家小旅馆老板的女儿私通，被那女孩的爸爸狠狠揍了一顿，他既不敢外出、也不敢留在慕尼黑。这个政权的风格，就是把道德当作累赘。他在不久之后被调到了柏林，而且职位还升了。升了官后，他宣布德国人今后不能单独出国，而必须一起组团出国，这样就能释放“组织给人带来的愉快”。因此，我们失去了仅有的个人自由，完全变成了这支游牧部落里的囚犯，统治这支部落的是几只恶毒的“猴子”（指纳粹党——编者注），他们在三年前获得了统治我们的权力。

我最近与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谈起了纳粹夺权的事。他说这件被人们称为“德国革命”的事，其本质就是勒索。他的故

事如下：

老兴登堡是个穷光蛋。他想在离职前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接管自己的生意。奥斯卡把钱投在股票市场，但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他欠了 1300 万马克的债。为了还钱，他参与了“东部免除债务运作”——我相信他父亲不知道这些情况——纳粹在 1932 年发现了这个秘密（布鲁宁内阁倒台可能与此有关）。希特勒的人得到罪证的复本，这等于是鞭子在手了。

兴登堡一直不想见希特勒。据报道，他可能真的说过那句话，“我甚至不想让那个下士去做邮政局长，就更不用说让他去做总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军队里做信使。）但到了 1932 年夏季，兴登堡已经变得身不由己了。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当普特姆帕（Potempa）发生残杀共产党人的案件时，

希特勒厚颜无耻地发电报祝贺，但兴登堡作为国家元首岂能一言不发？

到了 1932 年底，德国国会开始调查东部股票免除债务的事，兴登堡在纽德克的地产浮出水面。兴登堡集团感到十分忧虑。这时又爆发了柏林大游行，冯·巴本内阁变得更加顺从纳粹的“解决方案”。希特勒判断现在可以施压去获得总理提名了。

这个故事与我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是吻合的。格里哥·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这个人，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他在 1932 年 11 月曾经向我暗示过同样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兴登堡要与纳粹在冯·巴本的别墅中召开秘密会议。冯·施罗特夫人（Schröter）担任双方交谈的调解人。自从运输工人罢工之后，冯·巴本一想到自己妻子和财产的安全，就害怕得发抖，他在这些人面前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

这最终还能解释另一个被否认的幕后事件。冯·施莱歇（Schleicher）是整个事件中的另一个阴谋人物，他在与老总统分裂后，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火车站逮捕了奥斯卡·冯·兴登堡，并囚禁了他一晚上。据说，冯·布雷多（Bredow）将军是指挥这次逮捕行动的军官。一年半后，他与冯·施莱歇一起在罗姆暴动中被杀。

因此，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极度悲惨境界，似乎是因为兴登堡在股市投机失败后被人勒索的结果。

我无法对一个死人进行审判。但我相信，当德皇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受到威胁时，他的犹豫不决是对德皇的背叛。他在临终之际与希特勒见面的故事，总能让我浮想联翩。

兴登堡拒绝希特勒来探望病情。但这阻止不了希特勒：不去将会影响他的声誉。希特勒强行去了，并得到了兴登堡的祝福。兴登堡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在 16 年前背叛德皇的事。他显然错把希特勒当成了德皇，他拍着希特勒的手，请希特勒给予原谅。

如果这些情况中有一小部分是真的，当真相暴露出来后，这个国家就会大乱。我不担心那老头的名声：他根本无法应付这个局面。我不相信他有能力做出什么错事，即使他用尽自己全部智慧做出来也一样。他在一战中的表现极为迟缓，这才没有让鲁登道夫的大胆迂回作战遭受失败。

霍夫曼（Hoffmann）将军曾经是兴登堡的助手，他的遗孀最近向我展示了他丈夫在 1914 年秋季写的信，当时德军正在向波兰的北部挺进。信是这样写的：“他（兴登堡）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打猎，晚上才回到指挥部，让我宣读明天要发出的命令，然后说，‘天哪，小伙子，我做也不过如此！’ 贝特曼-霍尔威格（Bethmann Hollweg，当时的德国首相）要来听取战略形势汇报。我们需要告诉兴登堡将军怎样说。他甚至不知道我军部队的位置。”

我要再次说明，我不想做死者的判官。兴登堡对自己的处境认识不清。他太老了，很可能是不愿意去克服困难。然而，整

个国家竟然认同他的迂腐领导，这就另当别论了。德国的议会制度也有责任：只要这个国家认同这个政治体制，我们就只能容忍这个体制制造出的混淆、动乱、政治迫害。确实，德国现在需要一个主宰者。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受那个额头留着一缕马鬃的流浪汉来领导。